

自古以来,文人不仅为自己取号,而且也喜欢给书斋取个雅致的名字。每个书斋的名字,含蓄地诠释了文人心中情趣与格调。像曹操之子曹霖的“遂志堂”、刘禹锡的“陋室”、李纲的“桂斋”、章溢的“苦斋”,都是文人独立人格的体现。

取名看似随意,却天然贴合心境。一草一木,总能润眼怡情。如名人徐文长的“青藤书屋”、当代黄永玉的“万荷堂”等。

民国初期,俞平伯旅居北平,住在北竹竿胡同38号,院里有四棵槐树。他认为这是槐树,于是将书斋取名为“古槐书屋”。在“槐树”枝叶遮蔽下的书房里,他写了《古槐梦遇》《槐屋梦寻》《古槐书屋词》三本书。三本书出版后,周作人来看他,告诉他:“你弄错了,这是榆树,不是槐树。”俞平伯说:“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。”意思是说斋名讲究的是意境,别太较真。将错就错,也无伤大雅。

有的文人喜欢标新立异。清人李盛铎喜欢收藏历代书画、古墨,几十年耗尽家财,收藏了很多西周至明代的宝贝,因此他很骄傲,自署其室名为“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”。如此长的室名,应是绝无仅有。

1988年,上海作家赵丽宏搬进新房,可惜其书房仅有四步之长。他却并未抱怨太窄,而是平静接受,并取名为“四步斋”。

还有些文人的书斋名“不走寻常路”,比如鲁迅的绿林书屋。原来,当年鲁迅支持新文化运动,提倡白话文学,被堕落文人污蔑为“学匪”。由此他联想到古代的绿林好汉,因此把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内的小书斋取名为“绿林书屋”,用作对堕落文人的反讽。

王力教授的“龙虫并雕斋”,令人称奇。他曾对人解释说:“古人有所谓雕龙、雕虫的说法,在这里,雕龙指专门所著,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、小意思。”大著作、小品文,双管齐下,这就是“龙虫并雕斋”的由来。

此外,还有丰子恺的“缘缘堂”、叶圣陶的“未厌居”等,其中的韵味颇堪玩味。

空旷的原野,底色枯黄,一片荒寂。草木早已凋零,只是还未来得及等一场风收拾残局。有的树仿佛老去的人一般,叶子落得一片未剩,光秃秃的枝干在风中瑟瑟发抖。有的树强撑着一小点绿,与季节做最后的抗争。可那一点点绿,像是在苍老的脸上涂脂抹粉一样,显得那么不合时宜。连最倔强的野菊也凋谢了,曾经那一片灿烂的野菊花如今全都枯萎倒伏,衰败成古战场一样悲壮的场景。

这才几天的时间,已然季节转换,万物卸妆。我仿佛听到时光的喟叹: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,谢了芬芳,凋了草木!似乎还有一声哀叹,拖着长长的尾音,语调里满满的都是无可奈何。

时光真的会叹息吗?有人说时光公平公正却无情无义,他就是一个冷静客观的旁观者,冷眼看花开花谢,冷眼看季节更迭,冷眼看这个世界不停地更新换代。可我总是觉得,时光是有感情的,世界上所有的变化他都参与其中。时光见证了新生、成长、繁盛,也见证了枯萎、凋落、消亡。时光会像人一样,为蓬勃的生命而欣喜,也会为凋零的生命而叹息。

去外地旅游的时候,我很喜欢选择去一些有历史痕迹的地方。行走在古老的石板路上,眼观时光斑驳了每一块砖瓦,也斑驳了曾经的故事,心中就会涌起一种神奇的感觉。脚下的土地,曾经上演了繁华与荣耀,留下了故事与传奇。岁月的影像,仿佛蒙太奇镜头一样闪过,有时候让人恍惚,忘了今夕何夕,忘了前世今生。时光流逝,有些故事停留在岁月深处,有些故事还在继续。人物的辗转,命运的起伏,或许会在时光中重叠。岁月深深,我听到了时光的喟叹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,都在千万年载的时光里代代更替,生生不息。

时光的喟叹

马亚伟

像这次这样力量悬殊,所以也就没发生这种意外。

其实,攻城游戏对我们来说是很刺激的。在游戏中,我们每个人都跃跃欲试,每个人都从身体到大脑全发动起来了,而且集体的合作性也很强。不经历紧张的搏斗,谁又能预料到这种游戏里会隐藏着暴力倾向呢?

我在生活中很少见到真正的暴力,一旦听到这类事就会有生理反应——全身发抖。也许在我的感觉中,暴力是同“死”差不多的事件,都是极为恐怖的。我一直本能地避免去看、去想这一类的事,我希望自己远离这一类事——可是忽然就撞上了,真像噩梦啊。不过那女孩不是故意的,我的肢体感到了这一点。如果我像她那么高大,兴奋起来也会是那个样子。这是一定的。我为自己没受伤感到侥幸。

地站了起来。那个推我的女孩也吓得不轻,她一脸惨白地站在旁边。有人送来一把椅子,我坐在椅子上,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。“你没事吧?”大个子们担心地问。

“没有事。就是摔了一跤吧。”我故作轻松地说。

女孩们慢慢地散去了,

游戏中的暴力

残 雪

都不玩了。刚才的一幕不堪回首。

“我看见谷芬下死力推你!”麻子愤愤地对我说,“她那么牛高马大。”

我没有说话,但是我在心里决定以后再也不玩这种游戏了。其实,这种游戏以前我也玩过,但因玩伴们不

很多歌迷,也梦想过像自己的偶像一样站在舞台中央。有人在心里“默练”的时候,觉得自己歌喉很像样儿了,但一开口,还是觉得跟专业歌手不一样!

看字帖的时候,觉得自己练字好几年了,应该有能力写出那样飘逸的字。结果落笔之后,仔细端详,怎么看也不像那么回事。

不一样

杨仲凯

总觉得自己的球技不错,到足球场上秀了一下,失落地发现,梅西的动作,还真做不出来。

在台下的时候,总觉得自己能做一次精彩的演讲,但在台上却一直“发挥不好”。

所谓人生舞台就是如此。当你感觉到跟预想的“不一样”时,也许是功夫没下够吧。

文字之难

周牧辰

频那样随手一拍一发。图片和视频呈现的更多是视觉上的感观,而文字则是心灵上的,是要入脑入心的。

当然,文字精品更容易长留世人心中,比如唐诗宋词里那些关于秋的名句。

一盏黑铁油灯

草 人

答案索然无趣了。

我喜欢在油灯下读书。煤油的味道很好闻,奶奶在油灯下纳鞋底,爷爷的呼噜声此起彼伏。

我读的书,都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幸亏爷爷不懂这些。无论我读什么,只要是读着,他总是很高兴的。若是父亲,不是恶声恶气地责骂,就是没收。

油灯下,流淌的光芒里有一种宽容,有一份祥和的恬静。

童年,少年,都是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。

那盏油灯里,似乎盛着的都是爱的汁液。

又要搬家了

尹元钧

含辛茹苦,奔波不息,只为筑造一个沐浴阳光的爱巢,寻找一个自由歌唱的舞台。



权勿用的帽子

高自发

不再应考,一心要做“高人”。

经杨执中推荐,娄府两位公子盛情邀请权勿用到府上做客。无巧不巧,权勿用的老母刚刚去世,他须等发丧完老娘才能到娄府赴约。他先是搭船到湖州登岸,衣服也不换,竟然穿着孝服去娄府。他左手拥着个被套,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晃荡荡,在街上脚高脚低地撞。

进城后,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撞,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,发了高高的孝帽子。卖柴的没发觉,权勿用却头冷,一摸帽子没了,急寻孝帽子,追着卖柴的喊:“那是我的帽子!”权勿用进城这段,画面感颇强,读来忍俊不禁,让人笑岔气。

想做高人的权勿用,以为不拘小节、任性妄为就是

高人,岂不知人情旷达、恃才放纵的前提是得真有才学,而他除了教几个学童度日,其他一无是处,倒是学会了骗人耍赖。权勿用有句最经典的话:“我和你至交相爱,分什么彼此?你的就是我的,我的就是你的。”此话经典在,貌似权勿用与人友爱不分彼此,实则不过是为他耍无赖遮掩罢了,他只认可“你的就是我的”,从不讲“我的就是你的”。

恶人还需恶人磨,打败无赖的是更无赖。权勿用把身上的孝服当了500文,藏到枕头底下,准备找时间缝一件单直裰,结果被杨执中的儿子杨老六摸走了。权勿用问老六可见过他的钱,老六说不但看见,还拿去赌了,不但赌了,还都输光了,只剩几个大子儿准备买酒吃。权勿用指责老六拿他的钱,老

六却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,搬出权勿用的名言:“你的就是我的,我的就是你的,分什么彼此?”惹得权勿用哑口无言,打落牙齿和血吞。权勿用从子曰诗云的底子上生出的一段“绕口令”,却被粗鄙的杨老六活学活用,真是现世报。

权勿用要做高人,其实是他科举无望的无奈之举。他不甘心自己无能,但既无登龙之术,又无人脉关系,只好装高人骗吃骗喝,丑态百出,不过是让《儒林外史》里又多了一个经典的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的例子罢了。细思吴敬梓给他取的名字“权勿用”,似乎颇有深意,看来他的人设不过是个“全无用”罢了。

星期文库

“儒林百态”之三